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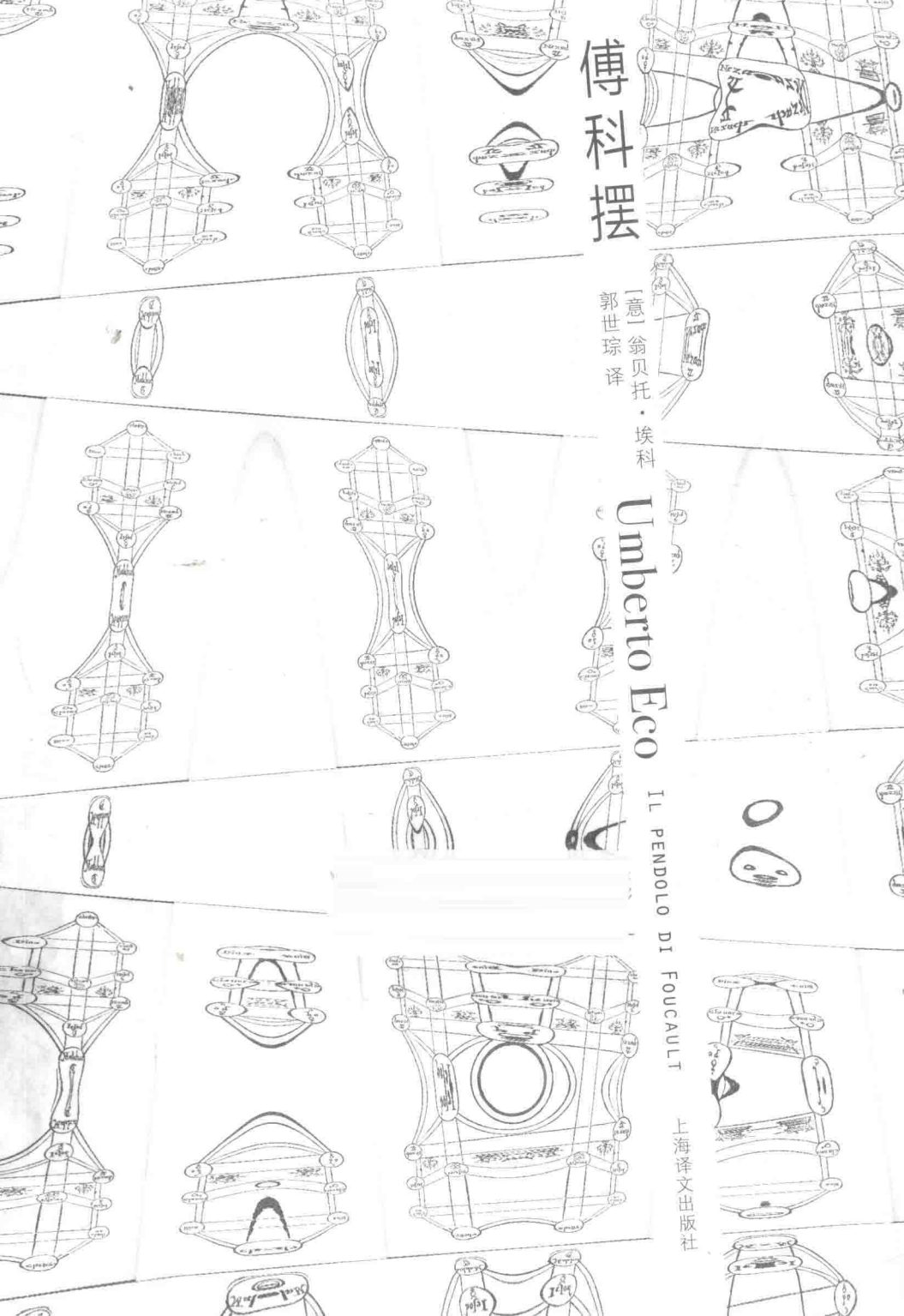
傅科摆

「意」翁贝托·埃科
郭世琮译

Umberto Eco

IL PENDOLO DI FOUCAULT

上海译文出版社



傅科摆

Umberto Eco *IL PENDOLO DI FOUCA*

〔意〕翁贝托·埃科

郭世琼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科摆/(意)埃科(Eco, U.)著;郭世琮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327-5994-1

I. ①傅... II. ①埃...②郭...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2345号

Umberto Eco

Il pendolo di Foucault

© RCS Libri S. p. A. -Milan Bompiani 1988

© 2014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字:09-2005-647号

傅科摆
Il pendolo di Foucault

UMBERTO ECO
翁贝托·埃科 著
郭世琮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缪伶超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3.5 插页 2 字数 417,000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994-1/I·3554

定价:69.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39907735

目 录

第一章 凯特尔 / 1

- 一 当无限的宇宙之光 / 3
- 二 我们有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钟表 / 11

第二章 贺克玛 / 23

- 三 出于该目的,温柔的天使 / 25
- 四 谁要是没有钥匙 / 34
- 五 从排列组合这个名字即 YHWH 开始 / 40
- 六 犹大·莱昂热衷于字母置换排列 / 52

第三章 比纳 / 57

- 七 不要过于期待世界末日 / 59
- 八 我来自光明与诸神 / 64
- 九 她右手握着一支金光闪闪的小号 / 71
- 一〇 最终,从喀巴拉的角度看,从葡萄酒中什么也推断不出来 / 75
- 一一 他的贫瘠是无限的 / 84
- 一二 耶和華,在你翅膀的荫佑下 / 90
- 一三 兄弟,圣殿的主持 / 99

- 一四 他甚至会供认杀害了我们的上帝 / 118
- 一五 我会为你们向安茹伯爵求助 / 130
- 一六 他在被捕前加入骑士团才九个月 / 137
- 一七 圣殿骑士团就这样带着他们的秘密消失了 / 145
- 一八 一个被裂缝和洞穴镂空的巨大建筑物 / 152
- 一九 骑士团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存在 / 159
- 二〇 隐形的中心,即将苏醒的君主 / 169
- 二一 圣杯很重 / 179
- 二二 骑士们不愿再面对提问 / 184

第四章 赫赛德 / 191

- 二三 对立的类比 / 193
- 二四 拯救脆弱的阿伊莎 / 198
- 二五 这些神秘的入会者 / 204
- 二六 地球上所有的传统 / 207
- 二七 他说有一天,他在耶路撒冷认识了彼拉多 / 213
- 二八 有一个实体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包裹在一起 / 219
- 二九 因为他们改变和藏匿自己的名姓 / 225
- 三〇 闻名遐迩的玫瑰十字会 / 231
- 三一 很可能多数自称是玫瑰十字会会员的人 / 239
- 三二 瓦伦丁教派的人通过模棱两可的双关语 / 242
- 三三 幻影是白色的、蓝色的、浅红白色的 / 246

第五章 凯沃拉 / 255

- 三四 贝伊德鲁斯,德梅伊梅斯,阿杜莱克斯 / 257

- 三五 我是莉娅 / 265
- 三六 请允许我进一言 / 269
- 三七 任何思考四件事的人 / 278
- 三八 秘密大师,完美大师 / 282
- 三九 地球平面球形骑士 / 289
- 四〇 懦夫在死去之前会死很多次 / 296
- 四一 位于“深渊”的那个点上 / 299
- 四二 我们大家一致同意 / 305
- 四三 在街上相遇的人 / 309
- 四四 呼唤力量 / 314
- 四五 由此产生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 / 317
- 四六 你多次接近青蛙 / 323
- 四七 头脑清醒和记忆无碍 / 328
- 四八 比较近似的数值 / 334
- 四九 入会骑士的传统 / 339
- 五〇 我是第一个又是最后一个 / 345
- 五一 当一位喀巴拉大学者 / 354
- 五二 在地下陈设着一个巨大的棋盘 / 359
- 五三 不能公开驾驭尘世的命运 / 362
- 五四 地狱里的魔王 / 371
- 五五 我们称这样的地方为剧场 / 374
- 五六 他大力吹奏他那支漂亮的小号 / 381
- 五七 在每三棵树的两边都悬挂着一盏灯笼 / 387
- 五八 炼金术是一个贞洁的妓女 / 396
- 五九 如果这样的魔鬼得以产生 / 401

- 六〇 可怜的傻瓜 / 403
- 六一 金羊毛 / 407
- 六二 我们认为那些就是德鲁伊特团会 / 411
- 六三 那条鱼使你想到什么呢 / 416

第六章 蒂菲莱特 / 423

- 六四 梦到居住在一座陌生的新城市 / 425
- 六五 一个边长六米的正方体 / 429
- 六六 如果我们的假设是正确的话 / 434
- 六七 现在我们要说任何关于玫瑰的事 / 439
- 六八 穿上洁白的衣服 / 445
- 六九 她们变成了魔鬼 / 453
- 七〇 我们对秘密隐喻记得很清楚 / 455
- 七一 我们并不确切知道 / 459
- 七二 我们所说的隐形者 / 463
- 七三 另一个关于密码的有趣事例 / 467
- 七四 尽管他的愿望是善良的 / 482
- 七五 洞悉奥秘者和信徒组成这条路的边界 / 487
- 七六 浅薄涉猎 / 491
- 七七 哲人称这种草为驱魔草 / 500
- 七八 我当然可以说这个怪异的杂种 / 504
- 七九 他打开了他的小匣子 / 508
- 八〇 当“白”诞生时 / 512
- 八一 他们将有能力炸毁地球表面 / 514
- 八二 地球是一个磁体 / 518

- 八三 一张地图并非疆域 / 524
- 八四 按照维鲁拉米乌斯的想法 / 528
- 八五 菲莱亚斯·福格。一个名字就是一个真正的签名 / 531
- 八六 埃菲尔求助于他们 / 533
- 八七 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 / 535
- 八八 圣殿骑士主义就是耶稣会主义 / 538
- 八九 在黑暗的最深处 / 544
- 九〇 所有归咎于圣殿骑士的臭名昭著的劣行 / 546
- 九一 您了不起地揭下了那些邪恶派别的假面具 / 549
- 九二 拥有撒旦全部力量 / 551
- 九三 我们却在幕后 / 554
- 九四 这难道有丝毫的怀疑吗 / 556
- 九五 他们是信仰喀巴拉的犹太人 / 558
- 九六 掩护总是必要的 / 561
- 九七 我是自有永有的 / 566
- 九八 有自己的种族主义教义 / 582
- 九九 盖农主义加上装甲师 / 586
- 一〇〇 我宣告地球是空心的 / 588
- 一〇一 从事喀巴拉的人 / 592
- 一〇二 一堵又高又厚的围墙 / 594
- 一〇三 你的秘密名字将有三十六个字母 / 599
- 一〇四 这些文章并非针对凡人 / 604
- 一〇五 言语出轨,神智失控 / 607
- 一〇六 五号清单 / 612

第七章 耐扎克 / 625

- 一〇七 你可看见那黑狗 / 627
- 一〇八 有各种不同的“力量”在运作吗 / 634
- 一〇九 圣日耳曼……文雅清秀，幽默诙谐 / 642
- 一一〇 他们弄错了运动的方向，向后退走 / 649
- 一一一 这是给后来人的告诫 / 654

第八章 贺德 / 659

- 一一二 就我们的“礼仪”和“仪式”来讲 / 661
- 一一三 我们的事业就是秘密 / 668
- 一一四 理想的摆 / 689
- 一一五 如果眼睛能够看见魔鬼 / 692
- 一一六 我愿变成一座塔 / 698
- 一一七 有座大屋真荒唐 / 703

第九章 叶索德 / 709

- 一一八 阴谋诡计的社会理论 / 711
- 一一九 小号的花环烧着了 / 721

第十章 马尔库特 / 733

- 一二〇 不幸的是，他们确信他们是在光明之中 / 735

第一章 凯特尔

—

(ב) והנה בהיות אור הא״ס נמשך,
בבחינת (ה) קו ישר תוך החלל
הנ״ל, לא נמשך ונתפשט (ו) תיכף
עד למטה, אמנם היה מתפשט לאט
לאט, רצוני לומר, כי בתחילה הת-
חיל קו האור להתפשט, ושם תיכף
(ז) בתחילת התפשטותו בסוד קו,
נתפשט ונמשך ונעשה, כעין (ח)
גלגל אחד עגול מסביב.①

就在那时,我看到了傅科摆。

一个圆球系在一条长线下端,长线上端固定在教堂祭坛上方拱形的天花板上。圆球等时庄严地来回摆动,描绘出它那宽阔的振幅。

我已经晓得——但无论是谁都会在这宁静气息的魅力中明白——周期是由线长的平方根与圆周率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对常人来讲,圆周率是一个无理数,但出于神圣的理念,却必然将所有可能的圆的圆周同它们的直径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圆球形锤摆从一端游移到另一端的时间,则是由最不受时间限制的一些尺度之间奥妙的协力作用而形成的结果。这些尺度就是悬挂点的单一性、抽象维度的双重性、圆周率的三元性、平方根神秘的四边性和圆的完美性。

我还知道,在悬挂点垂直线的基点上有一个磁性装置,它向隐藏

在锤摆中心的圆筒形装置发号施令，保障锤摆持续不停地运动。这一巧妙的装置旨在抗衡阻力，非但不违背傅科摆的原理，相反能使之彰显。因为在真空状态中，任何悬挂在一条既无重量又不可延伸的线索一端的重物如果不遭遇空气阻力，也不同支点发生摩擦，就会有规律地永远摆动下去。

铜质的圆球形锤摆涂抹上了一层从教堂彩色玻璃窗透进来的夕阳余晖，散发出暗淡的闪光。如果——像过去那样——在教堂祭坛的地上铺设一个湿润的沙盘，让锤摆的末端接触沙盘，那么它的每一次摆动就会在沙盘上划出一道浅浅的凹槽，凹槽在每一瞬间都微微地变换着方向，逐渐扩大为缺口和沟谷形状，使人联想到一种辐射型的对称美。就像曼陀罗的轮廓，一个隐形的五角形结构，一颗星星，一朵象征圣母马利亚的玫瑰。不，更像是游牧民族常年迁徙的足迹，将他们的里程刻录在广袤的沙漠之上。这是缓慢迁徙者历经千年的历史。也许大西岛人就是这样从“穆”大陆动身，开始了固执的唯我独尊的流浪生活，从塔斯马尼亚流浪到格陵兰，从南回归线走到北回归线，从爱德华王子群岛漂泊到斯瓦尔巴群岛。锤摆的末端无休止地重复刻划和描绘，在短暂的时间里继续讲述着他们从一个冰期到另一个冰期曾经做过、也许在成为“主宰者”的使者之后仍继续在做的一切——也许末端在从萨摩亚群岛前往新地岛的途中，在其平衡点上触及了“世界的中心”阿加爾塔。我的直觉告诉我，一个独一无二的计划将极北之地阿瓦隆和南半球保留着艾尔斯岩谜团的荒漠连接在一起。

① 希伯来文，当无限的宇宙之光以直线形状在空间散播时……它并非骤然向下扩散传播，而是缓慢地行进；或者说，当光线第一次开始扩散传播时，在其开始阶段，在线的奥秘之中，它描绘一个完美的旋转轮状。（卢里亚拉比，见菲利普·格鲁伯格《喀巴拉〈光辉之书〉研究》，耶路撒冷，一九七三年）

六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的那一时刻，傅科摆到达摆动面边界时减缓速度，懒洋洋地向中间移动，在移动途中又恢复了原有的速度，充满自信地杀向主宰其命运的神秘力量的隐形四边形。

如果我一任时间流逝，长时间地待在那里，注视那鸟头、那矛头、那翻转过来的头盔，而锤摆仍继续在空中描绘那些对角线，碾过象散圆周上的那些相对点，那我就可能为臆想和幻觉所害。因为傅科摆会使我相信，振荡平面在三十二个小时里已经旋转了整整一周，回到了起点，它画了一个扁平的椭圆形——一个以与纬度正弦成比例的角速度围绕中心旋转的椭圆形。如果悬挂点被固定在所罗门圣殿的圆顶上，那它怎么旋转呢？也许圣殿骑士已经在那里验证过了。也许计算和最终的含义并没有改变。也许圣马丁修道院就是真正的圣殿。不管怎么说，理想的实验或许只有在极地才能实现。那里是唯一的理想之地，悬挂点正好在地球自转轴的延伸线上，傅科摆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明显的旋转周期。

然而定律的偏差——定律已预见到了会有偏差，对黄金尺度的悖逆也没有削弱这一奇迹的神奇性。我知道，地球一直在旋转，我跟随地球转动，圣马丁修道院、整个巴黎和我一样都随地球转动，而且我们大家都在傅科摆下一起转动。事实上，傅科摆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它的振荡平面的方向，因为在上边，在它悬挂的地方，沿着锤摆线不偏不倚地向上无穷延伸，直至最遥远的星系，那里有一个永远静止的“固定点”。

地球在转动，但固定直线的那端却是宇宙中唯一的固定点。

因此，我的视线并非只投向地球，而是要向上投向那由绝对静止主宰的神秘王国。傅科摆曾告诉我，一切都在运动，地球、太阳系、星云、黑洞以及宇宙膨胀后的所有产儿，从最初的始源到最黏滞的物

质，只有一点是静止不动的，轴、螺栓、理想的钩，让宇宙绕着它转动。而我现在分享着这一最高境界的体验，尽管我随着万物一起转动，但我能够看到“那个”、“静止点”、“要塞”、“保障”、光亮无比的烟雾，它既无体又无形，既无量又无质，看不见听不到，也难以感觉到；它无居所，不处在时空之中，它不是灵魂、智慧、想象、主张、数字、秩序、尺度、实质、永恒；它既非黑暗，也非光明，既不是谬误，也不是真理。

一个戴眼镜的男孩和一个可惜没有戴眼镜的女孩一次无趣却明白无疑的对话使我为之一怔。

“这是傅科摆，”他说，“最早的实验是一八五一年在地窖中进行的，后来在天文台，再后来又挂在先贤祠的穹顶下。摆锤线长六十七米，锤摆重二十八公斤。最后，从一八五五年起就移到了这里，规模较小，悬挂在教堂穹棱肋中间那个圆洞处。”

“挂在这里干什么，就那么挂着吗？”

“用来展示地球的旋转。因为悬挂点是静止不动的……”

“为什么不动呢？”

“因为有一个点……怎么说呢……在它的中心点上，你注意看，在你看到的那些点中间的每一个点，那个点——几何点——你是看不到的，它没有体积，而没有体积的东西就不能移动，既不能向左也不能向右，既不能向下也不能向上。总之，不能转动。你懂吗？如果点没有体积，它甚至也不能围绕自身旋转。它也就没有自身的存在了……”

“即使地球转动，它也不转动吗？”

“地球在转动，但是点不转动。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反正就是这样，不然就随便你吧，明白了吗？”

“随它去吧，不干我的事。”

真是可悲。在她的头上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宇宙固定点，一个独一无二的对 *panta rei*^① 的灾难与祸害的救赎，她却认为与自己无关。事实上，说完这段对话之后，这两个孩子就马上离开了。看来，他接受过某种教科书或什么手册之类的教育，这就使他成为奇才的可能性大打折扣。而她则比较迟钝，对无限所引发的激情无动于衷。他们两人都没有把他们那一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同“一”，也就是同“恩索夫”、“不可言喻之物”相遇时的恐怖经历印刻在自己的记忆里。在“确定性”这一祭坛前怎么能不跪倒顶礼膜拜呢？

我怀着敬畏的心情观看。此时此刻，我确信亚科波·贝尔勃是对的。当他对我谈到傅科摆时，我将他的冲动归因于美学上的胡思乱想，归咎于正在其灵魂中慢慢形成和扩散的癌肿，在他毫无觉察时，逐渐把他的游戏转变为现实。不过，如果他谈论傅科摆时是正确的话，那么他谈到的其他一切，“计划”、“宇宙大阴谋”也都是对的，我在夏至夜前夕到达这里是适宜之举。亚科波·贝尔勃没有疯，他是在玩乐中，通过游戏揭示真理。

神圣的体验只要时间一长必定会扰乱人们的心神。

于是我试图分散注意力，将目光移向呈半圆形排列的众多柱子，柱头沿着枝肋导向拱顶石，反复演绎着尖形穹窿的奥秘，它依托阙如、至高无上的静态伪善，使列柱相信是它们将枝肋推上了穹顶，又使被拱顶石推开的这些枝肋相信是它们将列柱固定在地上，这样，拱顶就成了一切和虚无，同时既是果又是因。这时，我意识到忽视悬挂在拱顶上的傅科摆而只欣赏拱顶，这就好比醉心于甘泉水而放弃了饮用源头。

圣马丁修道院里的祭坛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傅科摆因定律而存在，而后者的存在是因为有前者存在。我告诫自己，不可能通

① 即万物处于流变之中。出自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格言。

过逃向一个无限，来逃避另一个无限，不可能通过幻想能够遇到“差异”，来逃避发现“同一”。

我仍然难以将目光从拱顶石上移开，我一步一步地向后退着走——因为我进入教堂后，没有几分钟就记住了通道。巨型的金属龟列队在我走过的通道两旁以雄壮威武的姿态侵入我的眼角余光，标志着它们的存在。我沿着教堂中殿向后倒退着走向入口。那些用破烂画布和金属丝制成的凶猛的史前鸟又居高临下地出现在我的头顶，还有那些受隐秘意志支配而悬挂在中殿天花板上的不怀好意的蜻蜓。我感觉到它们是博学的隐喻，比假装如此的说教借口更有意义和更具有影射性。侏罗纪昆虫和爬虫掠过上空，傅科摆在地面上概述着漫长迁徙的寓意，阿尔康^①、罪恶的散布，所有这一切都压到了我头上，布雷盖飞机、布莱里奥飞机、埃斯诺飞机和迪福直升机纷纷用像始祖鸟一样的长尖嘴来对付我。

穿过一座十八世纪建筑风格的庭院就可以进入巴黎国立工艺博物馆，踏入古老的教堂。教堂被后来建造的建筑群围得严严实实，就好像当年它被“镶嵌”在原先的修道院中一样。人们进入教堂，就会被美妙的尖形穹窿上描绘的至高无上的宇宙和无度挥霍矿物油的地下世界联手设计的密谋弄得眼花缭乱、不知所措。

地上陈设着汽车、自行车和蒸汽机车，在它们上方是开拓先驱们的飞机。有些器物虽完整无缺，但因历时已久而斑驳腐蚀，它们在部分自然光和部分电灯光的照射下披上了古旧物品特有的色泽，像古老提琴上的清漆一样；有些东西只剩下一副骨架、框架，那些连杆和手摇把手虽然已经脱钩散架，但仍然会使人感受到难以言喻的酷刑逼供的

^① Archon, 诺斯替教义中统治世界的诸力中的一种，与物质世界共为巨匠造物主所创造。